

上接12版



梁晶(左)和赵家驹



赵家驹夺得第五届湖南崑山越野赛冠军瞬间。



光荣

梁晶曾笑着对媒体说,要努力比赛,为村里争光,“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跑步的人”,他说跑好后,要让村书记给他立一尊雕像。

在湖南凤凰古城乡村,赵家驹也成了名人。儿时的伙伴羡慕他“追梦成功了”,还有陌生的乡亲加他微信,请他吃饭,都客客气气的。他去全国各地比赛,总有跑友请他和梁晶赴宴,有人说自己被他们鼓舞,还让他们介绍经验。

赵家驹已经不是老家人印象中的那个孩子了。四年级以前,父母在杭州打工,他和外公外婆住,无心读书,“坑蒙拐骗一样没落下”,村里人说他“长大绝对要坐牢”。

他初二辍学,在国内到处游荡,当过厨师、保安、服务员、外卖员……但每次干3个月就感到厌倦。因为不服从管理,赵家驹曾和餐厅老板吵架,然后被辞退。

他说,那些工作不能带给他快乐和成就感。2010年,他被父亲送去一家五金厂上班,每天对着机器砸铁片,在反复的“咣当”声中,连续砸11个小时。“感觉人活着跟机器一样。”当时15岁的少年望着天花板问自己:“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?”

他梦想当搏击冠军,一边打工,一边练体能,但练了4年,发现不适合自己——他太穷了,请不起教练团队;他也太瘦小了,身体的底子不好。

就在放弃搏击时,他发现跑步更适合自己的,心烦时,他就找个城市跑马拉松。赛后极度的劳累会让他怀念日常生活,“待了几天赋了,又赶紧比赛”。没有比赛时,他就去野外徒步,带几个黑色大号垃圾袋,在山上用树枝搭起来做简易帐篷,夜晚在里面烤火,冻得睡不着,等到又饿又累时就下山。

经历了一夜的痛苦,他又感到生活美好了,觉得吃一顿饱饭就是幸福,“人生就没有那么多欲望了,就在这种痛苦跟不痛苦之间往复循环”。

他一边打工,一边跑步,晚上上班,白天训练。做外卖员时,别人骑车送外卖,他跑着去送,但上了赛道,他还是跑不过专业选手。直到2017年,赵家驹开始参加越野比赛,发现虽然自己速度不够快,但耐力足够强,比其他选手更能吃苦。

越野赛每一条路线的风景

都不同,沙漠的野骆驼曾和他擦肩而过,他还和狼对视过,去过茂密的原始森林,欣赏过戈壁滩的月光。更重要的是,每次跑完比赛,在经历身体极度的透支和痛苦后,他都会重新爱上这个世界,“那时候你会感激所有人。你不喜欢的东西,不喜欢的菜,那些日常你所忽略的所有‘小美好’‘小确幸’(都会重新浮现出来)。”

他不知道离开跑步自己还能做什么,“我的人生除了跑步好像也没别的了,是跑步让我感受到所有美好的东西,感觉自己实实在在地活着。”

一走上赛场,赵家驹就异常兴奋。这种兴奋感,在观众呼喊他的名字时、在相机镁光灯对着他频繁闪烁时,达到顶点。

但灯光和掌声只属于冠军。“我就想拿冠军,好像欲望太大了,是不是(因为我是)年轻人?”他反问。

一开始,他的目标是拿“这一场”比赛的冠军,之后,他想拿“下一场”“每一场”比赛的冠军。

2020年,赵家驹在崇礼160公里越野赛中夺冠,紧接着,他又参加崇礼斯巴达50公里障碍赛,同一个地点,不同的比赛,赵家驹心想,如果再次夺冠,就说明他的能力和意志力都提升了。

上场后,他保持在第二名,但跑到5公里时,他脚扭伤了,停下来在原地“蹦跶”了很久。随后,他咬着牙把鞋带系紧,又忍着脚底的疼痛跑了20多公里,脚部渐渐麻木。

后来,他追了上去,成了第一名,跑到补给点时,听到观众冲他喊“赵家驹又要拿冠军”,他跑得更快了。欢呼声在身后微弱下去,他的兴奋程度也减弱了,疼痛感再次回来,就在疼痛与麻木的交替中,他跑到了终点,发现脚伤处肿得“跟馒头一样大”。

他瘸着腿登上了冠军领奖台,但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朋友建议他先停止比赛,但一个星期后,他又去参加了一场百公里越野赛,跑到60公里时因为脚实在太疼而退赛。

今年5月,他和梁晶通过微信商议,兵分两路,去参加甘肃白银越野赛和莫干山越野赛,这样就能拿到两个冠军。梁晶选择了去甘肃,他已经连获三届冠军,希望第四次夺冠。

顾冰觉得,这种对冠军的渴望是天生的,他也不例外。和朋友打篮球,别人为“出出汗”,他奔着赢去打,朋友埋怨他“太认

真”,顾冰回怼:“那你跟老太太去跳广场舞吧。”

减速

就在赵家驹不断攀登越野赛的下一个高位排名时,顾冰跟腱受伤,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退赛折磨。

2017年9月,继西藏越野赛、UTMB两场退赛后,顾冰参加了“八百流沙”挑战赛,开跑前他被视为最有希望夺冠的选手。为此,顾冰特意买了10个哈密瓜,每个补给点放一个,作为自己通关的嘉奖。

在前250公里赛程中,顾冰多数时间都处于第一名,但跑到第七个补给点时,他的大腿肌肉拉伤,休息了六七个小时又上路。

行至海拔3500米的垭口时,顾冰饥寒交迫,走路打晃,他害怕被狼咬,不敢睡觉,1.5公里的路程,花一个小时走完。望着眼前那座海拔4500米的山峰,顾冰觉得自己翻不过去了。他忍痛退赛,留下3个没吃的哈密瓜——志愿者给他起了个外号,叫“瓜王”。

他又参加两次越野赛,都因脚伤退赛。那一年,他连续退赛5次,备感沮丧。

竞技体育永远不缺新人,顾冰频繁退赛这一年,梁晶和赵家驹迅速跑进赛事排行榜最靠前的位置。本来,他们今年的目标是冲刺UTMB冠军。赵家驹参加过一次,憾止于第十一名。梁晶参加过两次,一次因为喝凉水引发胃痛而退赛,一次因为眼镜故障导致奔跑受阻,最终走完了比赛。

为村争光还不够,梁晶和赵家驹更大的雄心是,跑进国际选手排行榜,为国争光。就在他们满怀信心,想向世界再次证明自己的能力时,梁晶倒下了。

这迫使业内人士重新审视这项在国内快速发展的极限运动。

顾冰认为,不管是赛事组织者还是运动员,都缺乏敬畏生命的意识。2017年,他在西藏遇野狗时,倒下前走了10多公里,赛事工作人员曾驾驶一辆汽车经过,询问他状况如何,那时他已经几乎说不出话,却表示还想坚持比赛,车便开走了。

“以我现在的的核心,如果我是主办方,肯定会要求这个人上车。”顾冰反思,许多赛事主办者并非专业运动员,他们不理解运动员的痛苦,认为死磕到底就是

“体育精神”。

2018年,他参加秦岭100公里越野赛,跑到34公里处失温,一边发抖一边咬着牙跑到补给点,一进门就说要退赛。那时他领先第二名选手半小时,工作人员很不理解,但他很坚持:“我觉得冠军不属于我,再跑下去可能是我的灵魂过终点,我的尸体过不了终点。”

王庆红在浦江100公里比赛中决定退赛时,也被补给点的裁判问过是否真要退赛。当时他是第三名,裁判觉得太可惜,接连问了他几次,但王庆红知道,再跑下去很难翻过最后一座山。

几年比赛下来,王庆红觉得,国内一些赛事补给点的工作人员多是临时招募的志愿者,缺乏急救知识,选手一旦发生危险只能求助自己。

2019年,他参加崇礼70公里越野赛,发生持续呕吐,坚持跑到补给点后,志愿者让他喝水,但他刚喝完就吐了出来,没人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。

王庆红只好将冲锋衣和保温毯往身上裹,但依旧发冷,眼皮睁不开。当时,补给点没有设置救护车。如果不是一名负责赛事收尾、有急救经验的大哥开车路过补给点,那晚的他凶多吉少。

在ITRA中国大陆组织机构代表苏子灵看来,规范行业、消除乱象需要进一步提高赛事审批门槛,参赛者也应该增加对复杂环境的认知经验,提高安全意识。根据IRTA内部数据,中国大陆有超过10万名越野跑者,但苏子灵注意到,中国愿意购买ITRA国际越野标准保险的跑者不到百人,“说明他们的安全意识不够高”。

重新起跑

6月2日,国家体育总局官网发布关于暂停相关体育活动的通知,涉及的赛事包括山地越野、戈壁穿越、翼装飞行、超长距离跑等。通知称,将对体育赛事活动进行全面梳理,加快完善管理制度,健全标准规范,全面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的管理保障。

这一次,无论这些选手因为什么而奔跑,他们都必须暂停了。

梁晶的离开让赵家驹反思,以前他们只专注于速度和冠军,尤其听到别人喊“冠军”时,“冲得死快”“感觉赛道上没有什么能阻挡自己”,却忽略了天气、补

给点距离和强制装备。如今,他正在学习减速。

实际上,频繁参赛两年后,赵家驹感觉到身体过度透支,“老了10岁”。在一些重要赛事中,当顶级选手扎堆时,他和梁晶由于身体消耗过多,败下阵来。从那时起,赵家驹开始调整比赛频率,每月五六场降至3场。今年4月,他在一场比赛中受伤,休整了半个月。

6月5日,赵家驹送梁晶的骨灰回家了,同全国各地赶来的跑友一起,送他最后一程。接下来,他要带着梁晶的心愿,去完成他们共同的梦想——征战2021年UTMB世界冠军,这个年轻人仍然毫不掩饰夺冠的渴望,他觉得每个时代、每个领域都应该有个英雄领路,而他应该是那个英雄。

33岁的顾冰不再执着于做英雄。连续几次退赛后,顾冰越来越害怕,虽然频繁弃赛使他成了大家口中违反“体育品德”的“反面教材”,但他觉得“还是活着重要”。

有段时间,王庆红一直问自己,最初跑步的目的是什么?答案是健康,但后来他想要越来越多的奖金。以前他去公园跑5公里,能跑20分钟就很快乐,还要买两瓶啤酒庆祝,但后来,他参加10场比赛,七八场能拿到奖金,快乐感却大打折扣,“这就是欲望在作祟”。

今年5月,他差点也去了甘肃白银。他去年收到过赛事主办方的邀请,觉得高手太多,就放弃了包“吃喝住行”的“精英名额”。今年,他想去,名额满了,自称“躲过一劫”——“我要去肯定也挂那了”。

2019年,顾冰再次参加“八百流沙”极限挑战赛,又在同一个垭口、同一座山峰前退赛。这些年,他一直复盘退赛的原因,感觉主要和跟腱受伤有关。之后,他有意放慢速度,每年只参加一场短距离比赛。

2020年冬天,顾冰的脚伤几乎痊愈。他计划以后每年只参加几场赛事,保证完赛。顶着“退赛者”的名声好几年,他不想再退赛了。他还想继续跑完“八百流沙”,“给自己一个交代”。

但他仍会不经意提到想夺冠,只是不那么着急了,因为未来还很长,只要活着,就还有机会去挑战那座山峰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